



老船长苏承芬。



老船长黄家礼拿着他祖辈流传下来的一本《驶船更流簿》。

南海循史·闯海秘籍

航海『真经』代代传 潭门老船长黄家礼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磊 图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在潭门镇草堂村老渔民黄家礼的家中，至今还收藏着一本泛黄的宣纸手抄本《驶船更流簿》，和它一并传下来的还有一本开始记录于清咸丰年间的黄氏家谱。

这本家谱上显示，黄家礼的父亲黄兆芳出生于大清光绪庚子年，但家谱上并没有记载他的卒年。1937年农历十月，黄兆芳驾驶渔船前往南沙捕鱼，再也没回来，不知生死。

在今年86岁的黄家礼记忆里，父亲黄兆芳是一个堪称传奇的船长，小时候父亲经常去南沙，不行船的时候，偶尔会和他说起南沙那些岛礁上的故事，驾驶着渔船在星洲和潭门之间的海域来去自如。

“小时候阿爸经常跟我说，他从我祖父手中拿到《更路簿》的第一天，仅仅翻了一遍，就将所有线路倒背如流。”黄家礼觉得，父亲之所以那么说，不仅是对自己航海技术的自信，更是一种对儿子的勉励，希望儿子长大以后能像他那样熟练掌握《更路簿》的航海技能，驾驶渔船在南海上乘风破浪。

1937年农历十月，黄兆芳驾驶着帆船从潭门港拔锚起航远赴南沙。第二年农历五月，当出海的渔船陆陆续续回到潭门港，迎接父亲归港的黄家礼始终不见父亲。黄家礼的母亲四处打听丈夫的去处，最后从那艘船上回来的一个渔民口中打听到，这一路上没有遇到海难，但是船开到星洲附近，黄兆芳就失踪了，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船上的好几个渔民，不知是滞留在了星洲，还是因为其它什么意外命陨他乡。当家人再追问下去，这位船员却摆摆手，表示对之后的情况已一无所知。

就这样，黄家礼印象里那位传奇的老船长父亲失踪了。隔着茫茫南

海，黄家礼也不知道那个船员口中的“星洲”是何地。直到今天，黄家礼家中还保存着父亲前几次去星洲带回的几个西洋瓷餐盘，每个餐盘下都印有英文、法文标示。

失去父亲的黄家礼和母亲、哥哥相依为命。父亲的遗物中，他找到了父亲那本《驶船更流簿》，在这本小册子上，黄家礼找到了“星洲”的所在地，那就是新加坡。

1946年农历十月，16岁的黄家礼一面为了养家糊口，一面怀揣着“去星洲找阿爸”的想法，跟随村里的渔船出海前往南海捕鱼，开始了他的闯海生涯。

1950年立冬后，黄家礼和同村人驾船出海，刚刚离开潭门港两天，在西沙北礁附近海面，就遇到一群划了10只小划子的海盗，海盗们将小船围向渔船索要大米。

“每艘小划子上2到3个人，一共三十多个人，一下把我们的船围得严严实实。”眼看着一场恶战一触即发，情急之下，急中生智的黄家礼和渔民在铁桶内点燃一挂本想在春节期间燃放的鞭炮，海盗误以为船上有枪，吓得四处逃窜。

这一次，黄家礼知道，在茫茫南海之上，除了征服自然，还有各种各样不可预知的情况出现。

1955年，村里的渔民互助组组成数艘渔船成群结队地驶入南沙，按照《更路簿》上的记载驶入黄山马（太平岛），随后又转向马欢岛、费信岛。这一次，船队里有了收购船，渔船再也不需要前往新加坡销货，只需将捕捞的渔获交给收购船，专注捕鱼。

正是这个原因，黄家礼这一辈子也未能去过他一直想去的“星洲”。上世纪九十年代退休后，他将那本祖传的《驶船更流簿》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寄希望他继承黄兆芳传奇的船长事业。

走进潭门镇草堂村81岁的老船长苏承芬家中，他老远就从厨房里拿出一大捧花生，热情地招呼着来客。“花生米是好东西啊，出海捕鱼的时候，若是谁能带上一包油炸花生米，喝着米酒，那就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了。”

苏承芬家中的堂屋正中，摆放着一只木船模型。这是他凭借着帆船时代的记忆，花费了一年多时间手工打造而成的。

1948年，13岁的苏承芬在父亲的带领下，步行来到文昌清澜港，开始了他55年的航海捕鱼生涯。也许是年纪太小，第一次出海的苏承芬对于那段经历并没有太多的记忆。

9年后，22岁的苏承芬在船上学习了系列航海技能后，从父亲手中接过《更路簿》和罗盘，成为一名掌舵的船长。这时候起，苏承芬的肩上便压上了全船人生死的重担。他深知，在这本记录了南海线路图的《更路簿》的背后，还需要掌握航海经验，学会从海水、云朵的变化中看出大海、天气的脾气。

苏承芬说，这些技能必须学习，因为关系到全船人的生死，白天看起来是波澜不惊的海面，晚上会出现一个个像海螺那么大的漩涡，在月光下泛着光，这就是大风雨将要到来的信号预报。老船员们晚上会经常夜起观测附近海面，一旦见到这种天象，就要赶紧找港口避风避雨，如果此时贪心，在汹涌袭来的大风暴中，将会人船皆失。

“这些经验都是老一辈渔民用生命总结出来的。”用苏承芬的话来说，这一辈子，他严格按照《更路簿》行船，没有出过大事，但大海

的凶险他却领教过许多。最难忘的是1973年的那次赴西沙捕鱼，当时和他一起远赴西沙的还有一艘潭门镇刚刚建造的大吨位渔船，船上有30多人。一个晚上，苏承芬驾驶的渔船正在永兴岛附近作业，夜间他猛然发现海水的颜色不对，已有多年的航海经验的他立刻将船开往永兴岛内避风浪，三天时间里，狂风暴雨裹挟着十多米高的海浪，发出怒吼冲向永兴岛的礁盘。

几天后，风浪过去的永兴岛附近海域一片安静。而那艘大船以及船上的30多人，都没有回来。

“潭门有一句古话，叫做‘自古行船半条命’，这一点都不假。”这位安全行船了一辈子的老船长说，在1974年后的那几年时间里，他只要想到永兴岛上的这些场景，他的神经都会紧绷起来：大海行船，马虎不得，一个技术过硬的老船长，不仅要牢牢掌握《更路簿》的行船线路，还要把这些航海技能深深地刻在脑海中。



一个罗盘一本《更路簿》，指引着潭门老渔民开着木帆船驶向南海。

《更路簿》助渔民避海上凶险 潭门老船长苏承芬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磊 图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